

纪实纪实

○ 黑谷飞出的燕子——色情间谍

○ 人性不能证明的罪孽

○ “香港双龙会”昆明绑票案

○ 大曝光——成都黑势力

法断恶棍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公评人

序

本书为研究犯罪、鞭挞邪恶、针砭时弊、匡扶正义而作。

本文作者以亲身经历，运用第一手材料，多角度地披露新形势下引发的犯罪信息，多层次地反映改革阵痛中派生的邪恶祸祟；并从社会学、心理学和犯罪学的角度，剖析、探索导致如斯社会现象的起因、形成及发展过程，以期抽薪止沸，消弥祸端。同时，从历史的钩沉和现实的撷取中，展示刀尖弄舞的地下尖兵，扫凶锄孽的人民卫士鲜为人知的业绩和情怀。

本书作者都是长期从事侦察、审讯、治安工作的老公安，他们怀着强烈的职业自豪感，将炽热的感情、冷静的思索和周密的分析，注入笔底毫端，凝于字里行间，叙述揉合说理，描写渗透分析，溶形象的感染力和理论的说服力于一体，在结构、文风上，富有别具一格的“公安味”。

本书不失为了一本生动形象的法制宣传教材。

白尚武

《情与法》丛书

之 一

目 录

大曝光，成都黑势力…………… (4)

警犬声声功与罪…………… (25)

黑谷飞出的燕子——色情间谍 (34)

纸醉金迷几浮沉…………… (40)

人性不能证明的罪恶…………… (45)

“香港双龙会”昆明绑架案… (55)

涉外幽灵…………… (67)

废墟上空回旋的灰烬…………… (75)

天涯海角追寇仇…………… (81)

百万巨款流动的轨迹…………… (88)

法断恶棍…………… (90)

责任编辑：林文询

封面设计：邓 平

书名 法断恶棍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刷 夹江县印刷厂

1991年10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16

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6

印数1—30,000册 字数160千

ISBN7-5411-0790-5/I·729

定价： 2.90元

内 容 提 要

大曝光——成都黑势力.....

黑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顽疾：台湾竹联帮、香港三合会、日本山口组、意大利黑手党……谁能料到，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川省成都市，竟会出现雏形阶段的黑社会组织“芙蓉帮”，竟会出现“东野马”、“西小玉”、“南马刀”、“北二龙”等黑道名角。他们持枪械斗，打家劫舍，卖淫嫖宿，谋财害命，网罗职业杀手，称霸一方，无恶不作。

1989年，中国当局拟定反黑计划，于蛇年岁末之际，突发奇招。12月27日，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出通知，对成都黑势力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大扫荡……

“香港双龙会”昆明绑票案.....

春城昆明，“香港双龙会”制造了一起绑票案。一封接一封盖着“香港双龙会”黑字印章的信飞进了一道道家门，信上赫然写着：“本会是香港黑社会秘密组织，全国有二十七个分会，会员两万多人，这次到昆明创建一个分会，差资金三千万。所以，希望你与我们合作……”案情的发展，惊动了昆明市公安局，主管刑事侦察的段副局长指派刑警大队长谢碧云负责侦破工作。于是，一场无声的战斗响了……

黑谷飞出的燕子——色情间谍.....

三伏天的蓉城，热浪逼人。两名娇滴滴的美貌少女，出现在火车北站宽阔的广场上。她们来自春城昆明，来自热带雨林，来自台湾Y岛，她们是台湾军事情报局特务，被称作“燕子”的色情间谍。她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……这两位衔命出洞的“燕子”，凭自己的姿色、肉体，先后将我军大有作为的青年军官，才华横溢的青年知识分子，一一拉下了水……

当然，她们最终没能逃脱折“翅”沉沙的必然下场。

法断恶棍.....

在四川成都外西一片工厂生活区内，有个披着“高干子弟”外衣的长期霸占奸淫妇女的恶棍。他仗势父亲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，领着几个打手，为非作歹，无恶不作。将一名少女长期监禁，疯狂虐待，使其生不能生，死不能死。

软弱的姑娘终于不堪凌辱，向庄严的法律伸出了求救的双手。于是，一场权与法，情与法的斗争打响了……

人性不能“证明”的罪孽.....

日本影片“人证”上演后，“母爱泯灭”的街谈不径而走。“人性证明”的巷议，蜂起一时。

无独有偶，天府之国的成都市，一个天真无邪的幼童，被残暴地杀害了。而凶手就是孩子的母亲。

母亲为何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是谁导演了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？

大曝光——

天下未乱蜀先乱，天下已

治蜀后治——古语

浊流暗涌，狂飙袭来。尽管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当即被平息，毕竟推迟了中国当局早已拟定好的反黑计划。但中南海睿智的目光，始终注视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泛滥的黄潮和初啸的黑浪。审时度势，断然扬麾，蛇年岁末之际突发奇招，百万治安大军摧枯拉朽，灭菌杀毒，声势浩大地开展反黑行动。12月27日，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出通告：坚决查禁卖淫嫖娼、聚众赌博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、私种吸食贩卖毒品、拐卖妇女儿童、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违法犯罪活动。要求全民行动，投入抵制和扫除“六害”的斗争，以维护社会安定，促进治安秩序的稳步好转。

雪片似的战报汇集扫黄剿黑指挥中心，存入社会病历档案——

阿朱发屋店主黄成华不择手段搞到淫秽录相带《夫债妻还》后，诱逼交加，与店内女工边看边学，照图泄欲；成都暗娼彭玉与出租车司机狼狈为奸，勾引三名嫖客同床淫乱；顶着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头衔的彭在中由京出差来蓉，被乐山妓女点燃欲火，豪爽地接受高额报价，在京蓉宾馆包房嫖宿；金堂县农民傅秀项等人结团为伙，以去外地贩卖药材为幌子，在市区家庭服务站蒙骗数名

求业女性，强奸后拐卖至北方农村；双流、大邑、金堂、彭县、龙泉驿部分山地丘陵，发现非法种植罂粟14处，当即铲除毒苗4500多株；跨国过境贩毒活动日趋猖獗，在川滇沿线产生强烈震荡，致使吸毒成瘾者与日俱增……

千夫所指，讨伐“六害”。连续两月扫荡，《成都公安简报》披露惊人数据：全市共查获“六害”活动的违法犯罪人员7814名，其中卖淫嫖娼1432人，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463人，聚众赌博5353人，拐卖妇女儿童422人，私种吸食贩卖毒品14人，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136人。同时缴获淫秽录相带476盘，赌资20余万元，海洛因75500克，鸦片1150克以及大量淫秽书刊、画册。

基本遏制黄潮泛滥的势头后，成都警方扩大战线，乘胜追击，于1990年初发起扫黑狂飚，撕毁江湖秘幕，缉捕黑帮成员，刷写剿黑战绩……

“野马”出山 笑傲“江湖”

龙年中秋。

云涛翻滚皓月，泻下万顷银辉。金风送爽之夜，芙蓉城的大亨富豪生闲情，荡逸趣，三五相邀，偕冒风流，结伴登临锦江河畔的空中花园，嗅袭人花香，啖时鲜瓜果，赏冰消雪月。类中，数名衣冠楚楚者围坐一隅谈天说地，尽管附庸风雅，仍难掩体内辐射

成都黑势力

的邪恶毒焰，为格调高雅的场所蒙上阵阵冷森，隐约可见令人寒栗的股股浊流。

众星捧月的首位，坐着一个身高五尺的中年汉子，虽其貌不扬，亦不苟言笑，但双目定睛聚神，即泻无情冷酷，两道面肌横裂，便露暗伏杀机。此人乃盘踞成都、名噪巴蜀的黑道老大，人称“野马”的骆长宏。

二十年前，汹涌一时的“红海洋”落沙退潮，卷走文攻武卫的时髦聒噪，随即刮起一股强劲的命运之风，一批批文革之火熔铸的小将怀虔念，扬赤旗，离开培养造反精神的摇篮，开赴平原，远征山川……骆长宏象千百万枉戴“知识”桂冠的青年一样，随着潮流漂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。两年有余的“再教育”期间，倍受国民崇信的精神良药并未在骆长宏身上显出奇功异效，反之，淳朴的乡风民俗，贫瘠的黄土红壤，更催发他对社会的仇视与邪欲，非但不稼不穡不耕不锄，还长期流窜城乡，骚扰场镇，无事生非，八方作恶，在苍天怒视下喷溅毒汁……那是1971年5月4日黄昏，骆长宏回城耍得百无聊赖，忽听女友诉说，一个李姓青年对其缠得如同青藤一般，再三表达爱恋，并相约当晚林荫花径幽会。自从社会扬起“造反有理”的大旗以来，骆长宏便乘势称霸街头，名扬东门，如此目无天地的恶煞，岂能容忍无名之辈在太岁头上动土？入夜，他纠合三名好事之徒，腰掖短剑，手提菜刀，潜伏约定地点守候。不多时，朦胧树荫下李青年

吹着口哨出现，等待情侣相会的销魂时分。待得女友指认，骆长宏带领数名打手包抄合围，朝悠闲的求爱者一拥而上，歇斯底里疯狂毆杀，将其抛在血泊后扬长而去……

案发第75天，原成都市东城区公安机关军管小组、成都市东城区革委会人保组下达判决书，以聚众行凶杀人罪判处骆长宏有期徒刑15年。

就国家强力机关的初衷而言，是依照法律对犯人进行强制劳动，使其淡化犯罪意识，洗心革面，从罪恶渊藪爬上新岸，循规蹈矩走完余下的人生之旅。由于监管场所特殊环境造成与世隔绝的强烈刺激，犯人心理很难保持长时间的稳定，极易发生不规则的裂变，尤其遭到孤独感的袭扰时，更害怕被犯人群体冷落或抛弃，于是加强犯罪经验的传授、示范、模仿、教唆、商讨、切磋……犯罪言行交流的结果，必将强化犯罪意识。在押犯骆长宏即是这条立论的现成注释。漫长的劳改生涯中，他表面上接受管训教化，表示脱胎换骨，背地里却伙同煤矿就业人员持刀抢劫赌场，为自己作出犯罪型鉴定。也许我们的法律太幼稚、太宽容、太慈悲，竟然没给抗拒改造、负罪犯案者加上应得惩罚，反之，当其提出对原判罪案的申诉时，却非常认真地依照刑律，实事求是地慎重改判。

1983年5月，缩短了三年刑期的骆长宏脱掉囚服，钻出矿井，带着“交叉感染”的

病菌，回到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故乡成都。

从芙蓉煤矿刑满释放归来，骆长宏凭借原有的社会基础，很快找到立脚点，租用锣锅巷一间门面，投入盛极一时的沙发生意，仅仅两年时光，净赚十万余元。不过，对于心高气傲的“志士”来说，“一万元不算富，十万元才起步”，与最终目标相距甚远，骆长宏暗暗自励：尚须奋发努力，谋求更大发展。

经过几年改革开放，中国经济出现盎然生机，由此推测，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设计，不再是梦幻中的海市蜃楼。然而，面对一项项不断推出的改革成果，初出国门的东方巨人中一些败家子，似乎认为大功告成，应该酬谢天下，竟在华夏大地刮起肆虐的吃喝风，掀起汹涌的醉酒浪，一时之间，真是个千里江山，万桌宴席，亿人醉梦！

勃然兴旺发达的酿酒业，很快辟为流通领域拥挤不堪的热线，也给违法分子洞开暴富财门。于是，冒牌的国优部优省优名酒纷纷出窖面世，充斥货架，搅乱市场。

琳琅满目的名酒黑市，以假乱真的谋财花招，怂恿骆长宏转向改行，在西南最大集市荷花池打出“大昌经营部”招牌，专营酒类，专销省外，专施骗术。穿峡越谷的喧嚣中，他与刑满释放犯张德林结识，两人联袂而往，并辔而行，从醉乡捞到大笔横财。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见忠臣，由于这对金兰之交同心同德，使“大昌”逐步走向鼎盛时期。在此期间，处心积虑的骆长宏从大量书刊影视作品里，借鉴台港地区、西欧、北美黑帮的沉浮起伏，结合我国的政治制度、经济格局、社会结构和民族心态，引出独到结论：要立足社会，必须拥有经济实体；要扩大实力，必须不惜违法经营；要处置纠纷，必须发展黑色势力；要绘制霸图，必须豢养恶徒帮凶。为此，他敞开“大昌”黑门，招贤纳士，网罗罗蟹，在身边聚结了数十名嗜血成性的煞星，形成一支规避警方、虎视商界的黑道势力。

从外部看，这是一个具备工商许可、税

务注册的经销单位，日常事务多是围绕经营活动而运作，没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标记。实质上，这是一个以人际关系糅合而成的黑帮团伙，其成员均为曾有劳改劳教经历而又不思悔改的不良分子，其骨干多是芙蓉煤矿与骆长宏曾经一同服刑的释放人员，出于各自的复杂原因，这些人先后投靠野马麾下，形成一个虽未正式定名，却已闻名遐迩的“芙蓉帮”。他们名义上是经营部职员，但很少从事正当的商务活动，也不受门市制度和作息时间的约束，享有较多的个人支配权。一旦“领导”招呼，配备现代化通讯设备的成员即能获取指令，借助便利的交通工具，迅疾赶赴指定地点奉命行事，或在公共场所保镖逞凶，或在生意场合助阵扬威……当然，若同台湾竹联帮、香港三合会、日本山口组、意大利黑手党等老牌犯罪组织相比，“芙蓉帮”还属雏形阶段，尚未渗透社会的重要领域，亦未建立严密的组织机构，宣布严明的纪律戒命，传习独特的语言手式，佩戴凶残的暴力标记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，联结牢固的上层黑网。不过，骆长宏似乎意识到与政治结盟乃谋求发展之必须，因而开始将触须伸向一些要害部门，企图寻求自认为可靠的保护伞。作为“芙蓉帮”的首领，骆长宏的正式名义虽仅为经营部负责人，但已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每名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其意志和决定，即使与对立帮派的某一份子素有私交，一旦发生派系争斗，也绝对服从“大哥”命令为天职，义无反顾地维护本帮利益，不得丝毫犹豫。

众星捧月，舍我其谁？空中花园的中秋夜聚，骆长宏被黑道弟兄公认当坐首席，使其心中唤起对逝去岁月的无限感慨。出狱五载，在风霜雨雪中结下难以捋清的恩恩怨怨，如今终于“功”成“名”就，博得地位显赫的霸主之席，任江湖恶浪湮去本名，噪起威震巴蜀黑道的尊称——“野马”。

抚今追昔，如愿以偿的骆长宏怎不仰天长啸，笑傲江湖？

“英雄”四起 “割据”西蜀

镜头移离空中花园一隅，扫视中秋夜宴全景，宴请群雄的东道主登场亮相，成都商界的皎皎者跃入视线。日前，这位益康药店的曾老板特来此家蜚声中外的特级酒廊，预订六桌酒席，宴请成都金融界知交和医药行密友，既饮玉液琼浆，又赏清风皓月，意在加深昔日通财之谊。此外，他还特邀“东野马”“西小玉”、“南马刀”、“北二龙”等黑道名角赴宴。如此安排，独运匠心，名为以友会友，让商界贵宾与黑道闻人互通谈资，实则借鬼吓鬼，向生意场中的竞争者暗示，老子背靠黑景，脚踏暗流，尔等敢不俯首来朝？

平心而论，曾老板与野马并无深交，只因都是社会上有脸有面的人物，还须逢场作戏，互相帮腔，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格局。谁不明白江湖险恶、黑道无情？谁不清楚今日宾朋、明朝冤家？如若不顾情面招呼应酬，一旦发生过结撕破脸皮，不是损兵折将，也得耗资破财，势必影响鸿图大业，最为上策乃和平共处，各求发展。

然而，自认羽翼丰满的鹏鸟，怎能抑制称雄一方的勃勃野心？野马没有单刀赴会，而是左右紧贴保镖，前后簇拥心腹，故意卖弄武力、炫耀势力、渲染暴力。曾老板瞥瞥那伙牛头马面，心中很是不快，不由得鼻腔一哼，略示鄙夷，但转念一想，堂堂商界名士，何必与凶神恶煞一般见识？迅疾拂去不悦心绪，换上一脸笑颜，用宏亮嗓音祝酒：

“今天，承蒙诸位赏光，我先敬大家一杯，感谢各位朋友给我面子。借此良机，更真诚希望来日齐心协力，招财进宝！”

“好说好说！”乌合之众敞开喉咙大声附和。

玉兔当空，婵娟千里，只见觥影杯光，琼浆飞溅。或许是不胜酒力，曾老板渐渐进入朦胧幻境，忆起十年前拘押于少年犯管教所的那个中秋夜，那轮中秋月，那名仰望苍穹

的萎靡少年……特殊学校的特殊教程，使他顿悟人生，懂得了如何凭借风力直上九天。管教期满八年来，他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急流勇进，向街道办事处借光，自筹资金办实体，当上益康药品经营部负责人。在吞进吐出的经营活动中，他洞悉世事，切准脉搏，牢牢攀附支点，在医药系统架起空中索道，成为药品行业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。拴在共同经济链条上的受益者恭维预言，不待多日，曾老板必将跻身药品大亨之列；而知其底牌的圈内人则嗤之以鼻，认定他在玩死亡牌局，无异刀尖跳舞，终有一天会栽进无底黑谷。

对那些逆耳规劝，曾老板充耳不闻，依旧我行我素，大肆贩卖国家专控名贵药材，以劣充优，冒牌掺假，不断攫取暴利。踌躇满志之余，进而借助各种社会力量，暗中加紧“中外合资福贝特制药有限公司”的筹划，俨然一副医药界巨首的派头。

他相信自己的运气，更欣赏自己的手腕。

花影一侧，王良独斟自饮，醉意更浓，似乎胸郁愤懑。原来，这位江湖好汉曾跟随野马翻波弄潮，联袂诈吞过巨款，但野马自食其言，撕毁平分秋色的盟约，总是推赖债务纠缠，经济拮据，一拖再拖老不兑现。王良清楚知晓，不惑之年的野马尚未婚娶，且生性好色，怎甘心在雄风犹存的岁月清心寡欲，独卧衾衽？对其沉醉女色、哄骗弟兄的卑劣作为，王良多次意欲翻脸反目，但终因慑于这位老大的八面威风，不得不听从曾老板劝告，薄看钱财重视情义，勉从虎穴潜伏爪牙，待日后时机成熟另立门户，自占山头。

美酒醇香，怂恿王良忘乎所以，促使其郁积已久的满腹牢骚化作恶狠之言愤然而出，顿时语惊四座：“总有一天，老子要砍野马两刀才解气，他做事太绝情！”

有人投去一瞥冷峻目光，颇有拔刀相向的杀气。那是一张令人过目难忘的扁脸，配有一个相当形象的绰号——“网球板”。此

人名叫陈明友，乃野马的贴身保镖，既为忠耿心腹，岂容有辱“领导”的刺耳话语？但他毕竟在保驾时见过世面，颇有识大局、顾体面的基本素质，遂压低声调，对醉汉好言相劝：“作人不要忘恩负义，野马待你不薄，想想看，你结婚他都花了一万元，未必要把心掏给你吃？”

“瓜娃子，你晓得个球！”王良一掌击桌，眼球喷火。

“讨口子，你不要太猖狂！”陈明友一蹦而起，脸色铁青。

素有“夺命杀手”之称的陈、王二人顿时怒发冲冠，摆开恶斗架势。王良仗着酒性，壮起孤胆，逼近那张忿然的兽形怪脸，一字一句爆溅挑衅火星：“信不信，老子要你空中飞人……”话音未落，陡地曲腿下蹲，双手一合，死死钳住对方下肢，一股恶气冲出丹田，发出野狼般的嗥叫。遭到突袭的“网球板”顿时双脚离地，失去重心，本能地抓住楼台护栏，呼哧呼哧拼力挣扎，渐渐力不从心，瞳孔急剧放大，散出惶恐死光，俯视着数丈高楼下的璀璨灯海……眼见坠楼命案即在刹那，突然一声断喝，在此观景的一名比利时拳击手箭步上前，轻舒猿臂，将疯魔附体的恶徒摔了个趔趄，正欲比划人类通用的劝架手势，没想到斜刺里闪过一道寒光，一柄柳叶猎刀直抵失利者右腰，猛地一推扎进胸腔，刀抽血喷，王良惨叫痛嚎猝然倒地。在旁观战的两路煞星被骤然扭转的局势惊得目瞪口呆，直待刺客夺路奔逃，方才看清行凶者乃人称“小石匠”的刘中。

王良的兄弟伙怒不可遏，吼声震天：“抓住‘小石匠’！”“打死他！”“杀！”

……

花园血光，撩开了成都秘密社会的血腥幕布，促使黑道势力由暗斗转为明争，大大提前了迟早都会发生的“骆曾之战”。

野马心中有数，王良之所以如此猖狂，为其壮胆的幕后者必是曾老板无疑，但摆在眼前的突发血案，容不得他动用心思寻根究底，

当务之急乃尽快避免事态扩大和调动各方关系，解救警方扣押的部下。

子丑交更，一辆悬挂军车牌照的伏尔加风驰电掣，直奔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。野马大步流星，匆匆走进病室，闻知王良已被抬进手术室，便特意显示关怀，尽量安慰王妻，对适才闹出的突发事件深表遗憾，随即拿出二千元，聊作患者治疗期间的营养费。临别时，陈明友板起扁脸对王妻发话：“你听到，如果王良死了，千万不要说出哪个杀的，不然……”

王妻虽是单位普通职工，但耳濡目染，知晓丈夫行藏，故尔深谙“网球板”的弦外之音。其实，早在医生为其丈夫诊断前，她就调动智慧，施放烟幕，随口报了个假名。此举目的在于，即使日后案子穿了，警方也提不到罪案证据，以免查新案，牵旧罪，反使丈夫落进滚滚油锅，炸成曝腮之鱼。如此诡秘手法，与海外黑道团伙私了冤仇方式如出一辙。

这次对阵厮杀，实出野马意外，但作为众兄弟恭称的“领导”，不得不披挂上阵亮绝招，使犯案杀手解除枷铐，唯有这样，才能树立威信，保持声誉，赢得拥戴。次日，野马转动心机，也斜目光，频频出动，果真探出一条曲曲拐拐的成功路。继后，他正面登台，以大昌经营部负责人身份出具担保，缴纳罚款，并自责对下属职工管束不严，乃至酒醉肇事，误伤朋友，要的仍是以假乱真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的手段。

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曾老板虽然不愿花园血案点燃的导火索就此掐灭，以便龙虎之争得以继续，与野马一决雌雄，但为了延缓时日积蓄力量，故假意出面，证实斗殴双方本是熟识好友，只因酒醉失控引发争端，造成不良后果。这样，作为反方的曾老板就显得海涵斗量，宽容大度，占据了秘密社会的舆论优势。

借用黑道语言，花园凶案算摆平了。然而，各据一方的黑道首领，其冤仇岂能随意

罢休轻易了结，表面的风平浪静，预示着暗中酝酿的惊涛骇浪。

龙蛇争斗 战云密布

宽不过丈的弯曲小巷三倒拐，各类店铺鳞次栉比，尤以“姐妹饭庄”最显红火，常有地痞流氓、小偷大盗、社会渣滓、江湖浪人来此聚餐。店主虽知来者均非善良之辈，但为了赚钱赢利，照样笑口常开，喜迎宾客。

1989年11月的一天正午，曾老板带着五名镖客来饭庄用餐，岂料冤家路窄，恰逢仇人，只听一声杀令，四把寒剑唰唰拔出，直取久寻未见的“小石匠”。早已惊觉的“小石匠”眼疾手快，顺势抓起独凳跃上楼梯，居高临下扼守咽喉。复仇者见一时难以取胜，立刻施诈撤离。野马闻讯也火速赶到查问，不料对方一招回马金枪，步步追杀，将慢跑一步的“小石匠”血刃三刀……是夜，野马率众赶到金鱼村，见“小石匠”伤势不重，留下二百元营养费，随即转过身来，凶残目光逐个扫视八张面孔，抛出掷地有声的誓言：以血还血！

夜漏更深，两辆轿车碾碎古城静谧，穿街越巷，盲目游戈，企图寻到不共戴天的冤头债主，虽然未果，但表明了野马集团决一死战的疯狂斗志。

江湖黑道，变幻万千。翌日，地处闹市的“十里香”饭店雅座，势不两立的双方首脑相对而坐，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。原来，三倒拐杀伤“小石匠”吐了恶气，争了面子，在江湖争斗中扳回一分，曾老板反复回味，不禁喜中掺忧，担心黑道结仇了无终日，思之再三，遂恭请神秘人物“七哥”出面调和。

彼此没有多余的客套，谈话直接切入日前仇杀。见双方语言有些生硬，“七哥”摆出黑道仲裁人的姿态，首先肯定中秋聚会的初衷，继而对血溅花园表示遗憾，末了，又对三倒拐的风云再次给予指责，随即话锋一转，劝解双方各自降温。

“骆哥，这件事还要请你海涵，大人不计小人过嘛！”曾老板顺梯下楼。

“老骆是不会介意的，江湖社会，这种事在所难免。”仲裁人敲打边鼓。

在野马心中，“七哥”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豢养有几名职业杀手，算得上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，既然他肯出面游说，表明其与对手曾老板关系非比寻常。沉吟片刻，野马勉强表态：“好嘛。不过你要给我一个拿回面子的机会，我才有话对弟兄们交待。”

“这样办，我叫他们出去避一阵，等你的兄弟消了气再回来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这次秘密会谈及口头协定，野马没对手下人透露半点风声，蒙在鼓里的亡命客仍藏带凶器四出寻仇，一连数日杳无踪影，他们不禁奇怪生疑：难道曾氏“雇佣军”上天遁地不成？

为集中力量便于出击，野马团伙在城南乡下设一据点，全体成员每日前往待命，吃饭、抽烟、娱乐等费用全部由“领导”包干，颇有“各取所需”的凝聚力。半个月来，野马每天按时赶到据点，听取探子回报，掌握曾氏动态。他不相信曾老板会真心履约离开成都，因而背信弃义，密令“芙蓉帮”集结力量磨刀霍霍，意欲陈仓暗渡，奇施偷袭，一举降伏曾老板的“雇佣军”，以谋独霸江湖。

一天广州情报告称，曾老板等人在穗露面，野马当即提款一万，命硬派杀手陈明友、周先华、李耀、王刚乘座飞机赴粤追杀。一星期后，杀手们两手空空失望归来，捎回曾老板率人飞赴昆明购买枪支的消息。野马不得不采取应变措施，向重庆黑帮求助，五名山城镖客应邀莅蓉助战，人人配带具有较大杀伤力的火药枪。嗜血杀手加精良武器，无疑为“芙蓉帮”平添复仇气焰，于是，一起起火并残杀相继发生，搅得古城风雨血腥……

12月7日，“网球板”和“小石匠”路

经东风大桥，瞥见曾派成员李远志搂一艳女乘坐三轮车，一路抛下淫邪浪笑。二人返身追上去，照准仇家一阵砍杀……

12月10日，“芙蓉帮”探得“雇佣军”在王良家聚会，决定靖耻雪恨，驱车直取僻静小巷，展开一场火枪对射。恶战中双方各有损伤，曾氏杀手周长安手臂创裂，脚筋断缩……

12月15日，三辆轿车直扑成都饭店，载去十多名“芙蓉帮”干员，各据要津，潜候伏击，待曾老板及保镖舞罢出场，交叉火网劲射，顿时，三星饭店变成飞弹流星、龙刀劈砍的角逐沙场。厮杀结果，“芙蓉帮”竟然损兵折将，肖大政等亡命之徒均遭重创，哀嚎不已……

大战期间，适逢抢购风潮席卷全国，正值贩卖劣品死货大抓票子的黄金时节，而身为大昌经营部负责人的野马却执意争霸，挽回面子，无心经营，坐失发财暴富良机，致使经济亏空，资金不足，几乎处于弹尽粮绝之境。看看元气大伤、人心思定的“芙蓉帮”，野马不禁悲从中来，被迫萌生罢战之念。同样，曾氏“雇佣军”在刀光血影、奔袭突围的拼杀中，更感情疲力尽，不少人频生厌战情绪，不愿继续卖命，唯恐某天东窗事发，突遭警方剿灭，再尝牢狱之苦。

基于对垒双方均有言和的共同愿望，经谋士来回穿梭，历时半载，耗资巨大的“骆曾之战”终于暂时偃旗息鼓。

商旗重竖 称霸古都

蛇年飞逝，马年来临。在这虫僵叶落，草偃泉枯的隆冬时节，高楼如笋的双林村炸响了红喜鞭炮，送走一批批贺喜嘉宾，野马困倦已极，简单盥洗后换上睡袍，轻轻推开卧室，只见射灯朦胧，新娘早已酣然入睡。他蹑手蹑脚接近床边，凝视着半掩俏容，一阵心血来潮，倦意荡然无存，但囿于新婚之妻已身怀六甲，不得不将倏然窜出的躁动暂时转移……万花纷谢，斑斓褪尽，唯有插瓶

腊梅含苞孕蕾，傲然独放，喷吐缕缕淡雅馨香，那强挺料峭的初绽骨朵，不畏严寒的铮铮傲骨，不正是自己踏雪破冰的写照？

翌日正午，西装革履的新郎偕红妆醒目的新娘，双双候立锦江宾馆厅前恭迎宾客。这时，一辆辆轿车缓缓驶入，依次停靠，来客们抱拳施礼招呼寒暄，陆续入席凑数落座。

十二点一刻，野马满面春风，微笑环顾，字正腔圆吐出谢辞：“各界朋友，各路兄弟看得起我，给我面子！所以，骆某特备三十桌酒菜，以谢大家的厚爱。千言万语终归一句：请各位尽兴畅饮，一醉方休！”

“对对对！不醉不归！……”

几台摄像机、照像机争先恐后变换角度，抢下一组组热闹镜头。接着，新娘执壶新郎把盏，向贵客嘉宾依次敬酒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何况是不惑之年的婚宴喜酒！座中多是帮中弟兄，哪一杯又能不舍命奉陪？每一次把盏，每一次碰杯，都使野马神不守舍地勾起一股思绪。

……

“骆曾之战”停火后，野马的心思回到生意场中，但此时的大昌经营部已是人心散乱，一派萧条，活象只抽掉水份的皮囊，失去了生命的弹性与活力。喧嚣一时的抢购风潮留下诸多遗患，社会购买力猝然疲软，产品滞销，库存积压，无法了结的三角债务，将难以数计的各型企业、各类厂家缠得欲死欲生，休想挪步。国家银根紧缩，银行限制贷款，企业缺少启动资金，走俏商品冷落市场。严峻的经济局势，在野马心中投下灰蒙阴影，要想起死回生，走活残棋，难于上青天！经反复思谋，决定关掉“大昌”，将手下弟兄分别安插到尚有经济实力的朋友门下暂度难关，仅留三名镖客贴身随从。

闲暇之日，野马深居简出，仍关注社会风云，等待东山再起的良机。其间，四川新兴工贸企业公司大楼危倾，蚕食鲸吞国家、集体五千万元的总经理张庆闻知野马息影赋闲，派人登门造访，请他披挂出征，组织讨债小组，专为“新兴”收款追债索赔赖

帐。因来人不属“大哥级”人物，野马虽有此意，但不便将内心所思展示，因而言辞闪烁地谢绝了意向性会谈，事后暗中对“新兴”作了一番考察，发现恶债太滥，便打消了出卖暴力的念头。

……

无声细雨卷着丝丝凉意，洒向秋色尽染的川西腹地。一辆豪华轿车在高速公路北驶，乘客中除了野马，还有成都华青公司总经理王成泉、副总经理杜品筠，三人此行并非度假闲游，而是另寻幽静共商大计。

新都宝光寺香烟缭绕的大雄宝殿，三人焚香化纸，拜把结盟，刻下风雨同舟、患难与共的江湖情。离开宏伟庙宇，转到朱阁茶厅，话题转到二兄弟野马当前所处困境，最后商定以“华青公司”名义，择日召开董事会，聘任野马为副总经理，虽为实权有限的挂名职务，毕竟结束“长漂”，靠近了重振风帆的码头。此外，考虑到不惑之年的老二因玩弄羞涩，尚未完婚，王大哥和杜三弟当即表示，为江湖友情，慷公司之慨，划出四万元，一半用作装修新房购置家俱之费用，一半作为婚礼喜宴部分开销。

如此豪爽的结义兄弟，野马怎不感恩戴德？

一天，野马接到重庆来电，二话没说，旋即点齐三名保镖赴渝奔丧。轿车昼夜兼程，驶抵沙坪坝华某人家。当灵堂摆上成都黑道霸主送奠的祭幛挽联时，丧家亲属及吊唁友人无不肃然起敬，对风尘仆仆的西蜀老大赞叹不已。

入夜，野马在当地泼皮簇拥下，去国泰舞厅娱乐消闲。山城地头蛇与野马虽盘踞遥遥两地，但交情颇深，知其嗜好，特意物选一名性感浪女为之伴舞，欢度良宵。中场休息时，野马有滋有味地喝着饮料。色迷迷地东张西望。极尽逢迎的地头蛇心领神会，当即溜到舞厅一角，凑近一位风貌娉婷的舞女。

“喂，今晚不要另找窝子，好好陪骆哥耍一夜！”地头蛇口气强硬，如同对属下发

命令。

“我又不认识，晓得他是人是鬼？”舞女面露愠容，甩过头去。

“嘿！他是成都的大哥！江湖社会，哪个不买他的帐？”

“我又不是跑江湖的……”

“你算啥东西？敢跟老子顶嘴！不听话听教，那好，从这阵起，沙坪坝就没有你立脚之处，不用我说，以后怎么样你清楚！”

想想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惨烈后果，自讨下贱的舞女怎敢再发声音？只得唯唯喏喏坐上“的士”，自投南纪门一条花街，陪伴蓉城狎客烫吃火锅，献媚卖笑。夜色渐阑，野马打着酒隔，依偎舞女拐进店内阴暗淫窟，当其欲火攻心急于求欢，信誓旦旦表示高价付酬时，早已布网的山城警方破门而入，生擒蜀都嫖客。

野马失蹄重庆的消息在雾都不胫而走，传进收容审查所后，那些为非作歹的不法之徒虽身陷囹圄，却以目睹成都黑道老大之尊容为荣幸，并添盐加醋，施粉贴金，以讹传讹，鼓吹神化，将其捧为神通广大的“成都地下公安局长”……这当儿，渝州黑帮也加紧活动，全力以赴通关系，掘暗道，欲保黑魁重获自由。重庆警方慎重办案，依法裁决，按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之规定，对野马嫖妓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三千元的处罚。

依法解除对野马收容审查那天，收审所内出现令人不解、发人深省的奇特场面，只见众多收审人员如疯似癫，朝着向外缓行的汉子挥臂送别，呼啸嗷叫：

“骆大哥，欢迎你再来重庆！”

“骆大哥，后会有期！”

“骆大哥，再见！”

收审所外的树荫下，停候着一辆空调旅行车，那是与野马合办“大昌”的得力助手李昌林得到山城同伙的飞报后，不远千里专程赶去接驾。李昌林握着野马的双手，轻声细问：“还好吧？”

野马摸着下巴丛生的胡茬，若无其事地

摇摇头，转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真没想到，我找到了一种……唔，最佳感觉。”

“曾骆之战”使野马元气大伤，经济崩溃，迫不得以采取分散部下暂度难关的决策，如今与华青公司挂勾后，又暗生寄人篱下之感，于是与李昌林运筹设计，绘出一副磅礴蓝图。其构想得到拜把大哥、华青公司总经理王成泉和三弟杜品筠的赞同，遂将“华青五金综合经营部”接收，挪向黄金口岸的商厦。

应该承认，野马确实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，非凡的活动能力，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，江湖社会的大哥名气，当他作出由李昌林出任新商号经理的决定后，即以法人代表的身份四下奔波，扎进千头万绪的筹资筹建。他揭开关系簿，一眼相中颇有争议的黄金商业公司和颇有效益的虹南汽车修理厂，两位老板不假思索，仅凭野马张口报数，立即拔“毛”相助，毋须文字借据，便以本企业的资产作风险担保，从四川省信托公司贷出30万元巨款，为华青五金经营部奠基铺路。钱一到手，野马立即租下四川宾馆的七间营业门面，马上转入争分夺秒的装修、进货阶段。

放飞的鹰鹰，一旦眺见血光，嗅闻腥昧，便会拍翼盘旋，群降群落。野马商旗重竖，立即呼邪唤恶，先前分散安插的那批失意弟兄，又争先恐后地麇集黑道魁首门下。这次重新组合后，野马针对各帮派势力的发展趋势，各流氓团伙的武装程度，把加强“芙蓉帮”的团伙建设列为当务之急，划拨专款，赶制16支性能、威力均数一流的火药枪，装备成一支时髦的黑色武装。至此，这股黑势力如虎添翼，更加有恃无恐地横行都市，随心所欲地制造血腥。

人在黑道 断无归路

东风五文化经营部负责人蓝野，1988年初在蓉城饭馆“新春茶话会”上结识了两栖高手李昌林，从此身不由己，踏上江湖险

途。

五文化经营部东邻春熙路，北临东干道，与商业场遥遥相望，距天涯娱乐厅一箭之隔，是个交通便利、娱乐方便、信息灵通的好口岸。自从李昌林与之搭上关系后，“芙蓉帮”弟兄都喜欢来此聚会，进而辟为帮伙聚集、约见、议事、赌博的黑窝据点。

蓝野明白自己是在引狼入室，但他更清楚离不开狼群的护佑作依，必要时打一个手势，丢一个眼色，那一只只血眼饿狼定会照准指定目标凶猛突袭，为雇主赚回成倍利益。他与黑道人物攀结关系、沆瀣一气的实质，盖在于此。

1989年夏末，蓝野踏上喧嚣噪动的上海滩，凭着训练有素的灵敏嗅觉，走东窜西窥南探北，很快落实了在沪进购的货。那家乡镇皮革厂被库存积压压得脊似弯弓，气如游丝，正愁销货无路，告贷无门，突然迎来蜀都客商，如同覆舟遇救，怎不感激涕零？为表达全体职工的诚挚谢意，厂方慷慨之，仅收取购方百分之十的预订金，便将价值50万元的皮茄克火速发售。

一千多件“金叶”运达成都，连更宵夜转运藏放，随即，五文化经营部刷出悲惨货讯——血腥大杀价！原价三百多元一件的皮装削为二百元，一时半刻，骗子便回笼资金20多万元，扣除预付厂家的5万元定金，捞到一笔令人瞩目的整数。受骗厂家被咬得鲜血淋淋，拖得死去活来，数度来蓉催讨，至今仅收回九牛一毛。

这笔生意本有野马一份，由于蓝野在沪洽谈顺利，使他未能及时插手，利益从眼前消失，野马心中不是滋味，思来想去派人传话，提取15件“金叶”让每个兄弟穿上时髦“帮服”。对野马的雁过拔毛，蓝野虽有微辞，却未一叶障目，何必为区区千元而伤了和气？在后来归案受审中，他对警方如实坦述：“我们这些做生意的面子观点重，好的就是义气，不在乎那些芝麻小事，为朋友不‘出血’咋行呢？再说，我的事业确实离

不开朋友帮助……”不错，蓝老板正是如此言行一致，将商途与黑道重叠绞合，融为一体，霸流通领域为割据码头，在商业圈子溅落腥污黑血。

1989年12月19日上午，蓝野接完电话向助手周先华交待：“益华有300台黑白电视机，给最优惠的批发价。我有急事要处理，你去办一下，先把价格和付款方式、交货时间敲定。”

周先华胸有成竹地来到糠庄街益华五金交电门市部，对方汪经理出面洽商，因彼此有利可图，很快谈妥并约定次日现款提货。而当蓝野拨弄如意算盘如约前往时，那笔生意却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。

蓝野受到不冷不热的接待。汪经理东绕西转，最后吐出关于付款的新主张，一听货方擅自变卦，蓝野顿时火冒三丈，指着对方鼻尖一阵臭骂：“你没有几十岁，也有几十斤嘛，咋个说话不算数呢？跑遍半个城，找不到你这种人！”

汪经理自知失理，堆出一脸干笑，愿意在价格上再降一点，但坚持要一次性付款提货。原来，日前他和周先华达成口头协议，定为买方先付一半货款，余款两个月内结清。晚餐桌上，一个知情人向汪经理提出警告，如实介绍蓝野是个撞货的种子选手，背后又有黑道人物撑腰，如按“口头协议”成交，日后要想追讨欠款，恐怕须得立下绝命遗嘱。一席忠告锥得汪经理背脊发麻，故尔改变原意，免得惹火烧身。

汪经理再次判断失误。须知蓝野本非随意便可打发的经理级人物，如今又背靠“芙蓉帮”的江湖好汉，拥有暴力后盾，因而根本没把人多势多的“益华”放在眼里，咬定必须按照日前的“口头协议”履约。似乎不遂其愿，便将呼来飓风，唤来骤雨，搅得世无宁日。在他的人生逻辑和处世信条中，只有我负人，没有人负我……

“益华”的梁隆炎不信邪，偏偏要在老虎眼上撒尿，只见他怒目圆瞪，跨步上前，

双手攥住蓝野的领口一阵推搡，撵狗出门，为汪经理出了一口憋得发慌的恶气。他绝没料到，蒙羞受辱离去的敌手，心中已然腾起不可抑制的复仇烈焰。

片刻，三辆“的士”经总府街右拐北上，直奔糠庄街而去。想起适才所受奇辱，蓝野脸色铁青，大口吞云吐雾，欲使情绪得以稳定。他料知此去必占优势，能够赢回失去的面子，但毕竟是商人心眼，遇事难抛“利”字，气头上仍盘算着究竟舍弃生意报仇雪耻，还是狐假虎威扳回利益……结果是车速比思维快，尚未最后抉择，“的士”已抵“益华”，六扇车门砰然开启，跳出八名冷面杀客，从容不迫地排成半弧形收缩队阵，堵住“益华”的出口。

蓝野神气多了，走到门边指着仇人，皮笑肉不笑地戏谑：“姓梁的，你好啊？”

梁隆炎还未回过神，来入中的张辅箭步上前，左右开弓，噼啪一阵打出霸王威风，梁隆炎负痛躲闪，瞠目择机，瞅准缝隙钻出人墙撒腿奔逃，围观的路人同情弱者，迅速闪出一条巷道。在后紧追的张辅如一头捕食猎豹，贴着地面卷起一股强劲疾风，只见他抽刀平刺，寒光闪过，血花飞溅……

路边见红，车旁顿时象受撞的马蜂窝，一片嘈杂骚乱。这时，糠庄茶铺呼呼啦啦涌出数十人，他们多是贴着“益华”端饭碗的闲汉，也是无法无天的“好汉”，在风云社会从未写过退缩纪录。可是，当眼疾者认出对方派系，叫出震耳欲聋的“网球板”时，义愤填膺的烈焰骤然熄灭，插进怀里，伸进裤兜的双打手再也没有了腕劲。

一场迫在眉睫的刀枪火并，只因黑煞恶名而偃旗息鼓，一宗人们料定法必追究的伤害大案，亦因受戕者缄默无申而烟消云散。

然而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……

世相百态 原形毕露

成都生意界，各类角色若隐若现的云山

雾海，其间最具魅力的化妆舞会，世相百态的隐秘脏腑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。洞细窥探，可见故作字正腔圆的君子面孔，善玩权钱交易的白晰嫩手，惯于偷天换日的熊心豹胆，颇具鬼斧神工的万能钥匙，酷似柔风细雨的催眠笑靥……然最数风流者，莫过金玉其外的骗子嘴脸。

他们属于一支流动轻骑，没有固定资产，包租豪华宾馆办公接洽；没有注册资金，但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络；没有明确经营项目，除了黄白黑色四大名货不轻染指，经营品种几乎包罗万象；没有固定住址，一旦东窗事发，即似泥牛入海隐踪遁迹。

华青公司总经理王成泉即属此辈。

黄昏渐浓，夜鸟张开巨大的羽翼，将都市携入灯火阑珊星光迷乱的纵情时分。竞技一天，王成泉终于推开东绞西绊的业务，暂离珠峰宾馆高层包租客房，与心腹随从王麒麟下到二楼港都酒家用膳。

这是一家中港合资的餐厅，自然掺有浓郁的海风洋味，招待小姐全天候东方韵味的微笑服务，飘逸着令君满意的新潮气息。王成泉认为这里没有喧嚣，没有纷争，没有厮杀，没有智斗，宛若充满诗情画意的世外桃源，十分乐意来此消磨黄昏。

宽敞的空间弥漫着裸露的人性之情欲。邻桌几位食客在女招待的陪伴下，尽兴饮酒，纵情逗乐，舒心万般惬意非常……王总经理突遭莫名其妙的冷落感偷袭，顿时醋海汹涌，五味翻腾，妈的！花钱买笑，老子给得起钱！善揣人意的王麒麟辨出上司心病，胸脯一挺，朝陪酒女郎粗鲁吆喝：“添菜！”

受职业感召唤，那位小姐正欲起身应酬，同桌的黄仔哼哼鼻子，朝她递个脸色，示意不必理睬。王成泉受到无声奚落，却又碍于绅士体面，故意酸溜溜地自语嘲讽：“嗨，枉自这么一座阔气酒家，连一道象样的菜都没有，真是败胃口！”

邻桌的座中食客黄仔轻蔑地笑笑，朝两

位同伙撇撇嘴，含沙射影地挖苦道：“哼，绷起一个大老板，就象有好多羊子吃不上山，是对的牵出来宰！”

王成泉最恼怒的便是受人轻视遭人白眼，想不到竟有人胆敢当面戏辱挑衅，怒气冲冲上前质问，非要拿回光彩面子。来言不逊去语冲撞，双方开始面红耳赤的争执。相持片刻，黄仔的密友蚊子开口提议，以一万元为注，就王成泉是否言言冒犯招待小姐一事下判打赌。王总经理俨然腰缠万贯的富豪，当即摆出殊死赌斗的架势，最终由于找不到局外人作公证判官，彼此才放弃是非之赌。

然而，黄仔等人仍未消怒，倚仗人多势众，扬言要把王成泉揍扁，酒家招待见势不妙，不顾安危上前劝阻，以避免事态扩大影响营业，岂料黄仔一方有个拳击队员，对准劝架人当胸一拳，将其击昏在地……此一显示暴力优势之举，吓得王麒麟惶惶逃出一触即发的雷区，向王成泉的黑道靠山搬兵救援……

春熙路南段的“艺术沙龙”，是座令人流连忘返的逍遥宫，朦胧柔和的人造光波与美妙悦耳的激光音响，组成舒缓流淌的潺潺清泉，托着心飘天外的红男绿女魂绕银河……突然，舞曲旋律中跳出一串蜂音鸣叫，舞兴正浓的野马觉出叫声来自腰间的BB机，扫兴地垂下双手，向缠绵舞伴歉然一笑，退出舞厅。传呼机的晶液表，显示珠峰宾馆的电话号码和“芙蓉帮”的暗语代码，表明情况紧迫，火速求援。陈明友按老大指示立即回电询问，刚刚接通，耳机里便传来王麒麟语无伦次地紧急呼救……

“走！看看去！”

野马一耸肩头，众喽罗紧随其后，争相跳上微型车，向珠峰宾馆飞驰而去。

随着杂沓的脚步声，一群杀手簇拥野马闯进港都酒家。此时，黄仔正紧抓住王成泉的领口，盛气凌人地喷吐威胁恶语，根本没把步步逼近的来人放在眼里。

野马紧绷面孔，眼射凶光，相距咫尺厉

